

王繼如著

# 訓詁問學叢稿

宋右徵常侍徐鉉等校定

六十三部五百二十七文重百二十二

凡七千二百七十三字

文十五類附

竹  
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善篠也凡竹之屬皆从竹

切

箭  
箭筋矢也从竹前聲子張

切

箇  
箇箇也从竹固聲一曰博基也張良

切

簾  
說文五上竹韻

切

簷  
簷簷也从竹路聲夏書曰惟箇簷構落故簷古文

切

笱  
笱笱小竹也从竹攸聲尤音

切

笱  
笱笱大竹也从竹湯聲夏書曰瑳瑳彼笱笱可爲矢能明

切

笱  
笱笱竹也从竹微聲切非笱笱文从微省

切

笱  
笱笱竹胎也从竹匱聲思危

切

笱  
笱笱竹萌也从竹危聲往來

切

笱  
笱笱竹箬也从竹吾聲源侯

切

笱  
笱笱楚謂竹皮曰若从竹若聲而句

切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訓詁問學叢稿 / 王繼如著 . —南京 :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12

ISBN 7 - 80643 - 660 - X

I . 訓 ... II . 王 ... III . 訓詁一文集 IV . H13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93296 號

## 訓詁問學叢稿

---

著作者 王繼如 著

責任編輯 王華寶

---

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無錫春遠印刷廠

開 本 大 32

印 張 11.375

字 數 272 千字

印 數 1 - 1500 冊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 - 80643 - 660 - X/H·24

定 價 22.00 元

---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 序

徐復

1999年，敦煌文獻發現百年，繼如君《敦煌問學叢稿》結集，余爲之序。2001年，新世紀開元，君又以《訓詁問學叢稿》來請序，則尤有進焉，余不能無言也。

憶1978年秋，繼如君來從余攻讀訓詁之學，余告以治訓詁，須匯聲音、文字爲一體，並言探源之重要。今觀君書，於語源之研覈再三致意，與余往所論說者若合符契，可謂實獲我心矣。君謂倘得其源，孤例亦可得解，此乾嘉諸老所未曾言也，而揆之訓詁實踐，良不虛也。余據玄應《衆經音義》卷十“倚匱：倚猶依也；匱，烏訝切。《字書》：‘匱，倚也。’今言匱息、匱卧是也”，以解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嬌兒惡卧踏裏裂”，即其例也。君據蔣禮鴻先生所舉之例即解“烘簾”之“烘”爲透光以釋其疑，亦此類也。君後復益以例證唐詩十二例，其說遂堅不可摧。然則，探索語源、排比用例，倘能同施於一疑詞而結論相同，則其說遂堅，此亦爲訓詁之二重證據法也。文集中於訓詁方法之探索，用力至勤，而不尚空談，皆舉心有所得之例，亦難能矣。

值茲新世紀之始，信息爲社會之支柱，傳統之訓詁學何去何從，繼如君籌之熟矣！其《訓詁學：面對新世紀》一文，謂訓詁學將隨古籍之數字化而有實質內容之拓寬，不徒爲檢索之便利，所舉皆親身實踐之例，令人耳目爲之一新。君且率研究生研製成新型檢

索軟件，據云功能强大，可為訓詁學添加羽翼。余深信訓詁學在信息社會中必有其重要位置，君之努力必有實績可觀，企予望之。

繼如君，可謂學而不厭者也。1978年從余攻讀訓詁學，1986年從張舜徽先生攻讀文獻學；1988年至南京大學任教，遂攻敦煌學，於俗字辨認、文字通讀皆有造詣，其識字法專家目為首創；1995年往蘇州大學，研習此三者如故而益以學習電腦，今對電腦熟悉之程度在其同齡人中已屬罕見。持此功力，余望其實用，於訓詁學必當有大成也。

近時吳君金華著成《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一書，語多獨創，余心忭焉。二賢競爽，交相策勵，更進而團結全國訓詁學界同人攜手前進，多作貢獻，是則余所厚望也夫！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 目 次

序 .....	徐復(1)
訓詁學：面對新世紀 (1)	
魏晉南北朝疑難詞語辨析三則 .....	(48)
唐文語詞札記 .....	(55)
中古白話語詞釋義獻疑 .....	(72)
從“烘簾”說起	
——就“烘”字新義的尋解談訓詁方法 .....	(84)
“結軌”說義 .....	(92)
說“輔車相依”和“頸指氣使” .....	(94)
“鎖頸”解 .....	(99)
犢鼻禪續考 .....	(104)
“復作”辨疑 .....	(106)
說“巉巖” .....	(108)
釋“摧藏” .....	(112)
“命如南山石”正解 .....	(115)
“唧唧復唧唧”正解 .....	(117)
說“席帽” .....	(119)
“臉”字何時用於男子 .....	(123)

---

“影像”不是“印象”.....	(125)
宋詞釋詞.....	(128)
訓詁學與中學語文教學.....	(144)
兩種文化的“西陸”.....	(151)
“間氣”釋義.....	(158)
漫談通假字的義界.....	(162)
通假字拾詰.....	(174)
通假字拾詰(續一).....	(179)
語詞溯源與詞典編纂.....	(187)
說“慕”.....	(203)
“龍鍾”董理.....	(211)
 “‘局’字從厂從句句亦聲”說.....	(218)
僻字疏證.....	(222)
敦煌俗字研究法.....	(231)
敦煌通讀字研究芻議.....	(239)
 張說文校勘記.....	(269)
誤校五例.....	(278)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辭典》述評.....	(284)
《廣漢和辭典》簡評.....	(300)
厚積薄發 度人金針 ——讀徐鳴謙師《語言文字學論稿》.....	(309)
 釋“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	(314)
“穎脫”新解.....	(319)

漢字語源研究中的音韻問題.....	(324)
古籍數字化的思考.....	(336)
跋.....	(355)

# 訓詁學：面對新世紀

二十幾年來，寫了幾十篇枯燥的考釋性的文字，這裡想用比較輕鬆的筆調，來談談這個大的題目：“訓詁學：面對新世紀”。這是個很大的題目，有些問題由於思考尚未成熟，只能說個題目；有些問題則可以展開來討論。

## 一、訓詁學是否有危機

訓詁學是一門極其傳統的學問，漢朝初年便有了《毛詩故訓傳》<sup>①</sup>。這是目前所存最早的注釋體的訓詁書，其體系相當完整、嚴密，奠定了注釋體訓詁著作的基礎。漢初迄今已經過兩千多年，這麼久遠的歷史，這麼傳統的學問，隨着今天現代化進程的展開，它會不會成為一種“夕陽事業”？會不會消亡？這是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魯迅的《風波》裏寫了“用十六個銅釘釘合的飯碗”<sup>②</sup>，現在的學生就很難理解了，當然也就不能理解“沒有金剛鑽，哪敢攬瓷器活”這樣的俗語，因為現在已經見不到補碗的行當了。我小的時候，1957年，在南京，還見到補碗的，也用過釘合的飯碗，所以還能理解魯迅的話。如今買一個碗也用不了幾個錢，誰再去花錢釘合一個滿是疤痕的碗呢？隨着現代化的展開，有的傳統行業（如補碗）便要消亡，這是很正常的事。其實，不僅是現代化會導致一些傳統行業的消亡，就是生活、生產的方式有所改變，也會導致一些

工作的消亡。唐代有“擣衣”之家務，“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令人心醉，使吾輩依稀想見唐時風貌，如今又何處得聞？那麼，在今天信息化的社會中，訓詁學會不會像補碗術、擣衣聲一樣，成為歷史的陳蹟？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認真的思考。

訓詁學是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支柱學科。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古時稱“小學”，是“經學”的附庸。章太炎先生提出“語言文字學”的概念，來涵蓋“小學”，自然含有使其實現現代化的轉變的意思。但“語言文字學”的概念仍然和當今的“語言學”的概念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有不少人便稱傳統的語言文字學為“語文學”，以與“語言學”作區別。“語言學”是科學的，言下之意，“語文學”就是前科學。前科學者，與不科學距離不遠也。不用多說，不科學便只有等待淘汰了。所以，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訓詁學也是沒有多少前景的。

中國古代並沒有西方意義的哲學，因為中國古代哲人思考的更多是人生問題、社會問題，而不是宇宙問題。但當今哲學家仍然毫不猶豫地將中國古代哲人思考的問題納入哲學的範疇，並沒有人給中國古代哲學起什麼“似哲學”之類的名稱來以示區別。大概是哲學家心懷更為寬容，而語言學家思維更為明確，故有此區別。

1978年以後，中國大地上一些傳統的學科復甦，訓詁學就是復甦的學科之一。1979年秋，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學開訓詁學講習班，1981年，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成立，此時舊的訓詁學著作再版，新的訓詁學著作問世，一派熱鬧景象。這時訓詁學家要解決的主要是由政治造成的學科的存亡繼絕的問題。應該說，乘着當年那股熱鬧勁，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接下來便是訓詁學的相對的沉寂。這種沉寂，是否意味着訓詁學的危機？

我以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的學科，從來就不可能有轟動效應的。1978年以後的學術熱鬧景象，不過是對十年學術備受摧殘的

一種反彈而已，是不可能持久的。反彈已過，歸之於沉寂，在沉寂中思考、探索學科的發展、突破，才是學術發展之路。真的學術，從來就是不絕如縷的。大規模流行的，那就是“行貨”，恐怕和學術沒有多少大關係。所以，訓詁學的沉寂並不可怕。沉寂也並非就是危機。

但訓詁學確實是有危機的。現在訓詁學家需要回答的大問題是：在信息化的時代，訓詁學怎麼辦？在現代語言學面前，訓詁學又該怎麼辦？它有存在的必要嗎？它有科學性嗎？它又如何發展呢？它在理論上該有什麼建樹？

儘管有一些我所熟悉的朋友經常嘲笑我是不看重訓詁理論的。但對這些大問題，我也還是有一些思考的，現在不揣淺陋，說出來請大雅君子指教。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了解訓詁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任務目的。這些話題，都已經老掉牙了。但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我們不妨可以有新的認識。

## 二、訓詁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任務目的

訓詁學是幹什麼的？傳統的說法對什麼是“訓”、什麼是“詁”有許多考釋，這裡就不必重複了。我們需要的是從實際出發來看訓詁學的性質。

在揚州召開的中國語言學會第十一屆年會上，我有幸遇到中國中文信息學會計算語言學專業委員會首屆主任魯川先生。他，作為一個研究漢字信息處理的專家，為了使電腦能理解漢字，摸索了二十多年，研究過現代漢語、西方語言學，近幾年來，卻迷上了訓詁學，認為訓詁學是計算機理解漢字，即發展我國信息產業的重要的基礎理論。真是“衆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

珊處”。他根據他的理解，對訓詁學下了這麼一個定義：“訓詁學是對自然語言的追根溯源的解釋。”這個定義，對我們身在訓詁學中的人，是很有啟發性的。我們真有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歎了。

應該說，魯先生說出了訓詁學的性質的根本之點，即：它是研究漢語的字義和詞義的，而這種研究是要儘量追根溯源的。

訓詁學的發表演形態可以是：一、注釋性的訓詁之作，如《毛詩故訓傳》；二、纂輯性的訓詁之作，如《爾雅》、《廣雅》，發展到今天就是編纂詞典；三、研究性的訓詁之作，即探索古代出現過而今天已經遺忘的字、詞及其含義或用法，如[清]王念孫的《廣雅疏證》、《讀書雜志》，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現代則有張相先生的《詩詞曲語詞匯釋》、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等，這類作品也可以是單篇的論文，如徐復先生的《韓昌黎詩拾詁》。

由於發表的形態不同，訓詁的重點就有所不同。在第一種形態中，由於主要是要疏解某字、某詞在某個語境中的意義（語詞在一定的語境中的意義，有時會圍繞着其詞彙義作些擺動，察下文《左傳》襄公三年的例子便可知），所以便免不了夾雜有隨文釋義的情形（可稱之為隨文義）。自然，它更多的是從詞彙義出發來疏解的，有時還涉及到語源義。所謂“聲訓”，就是用同音或音近的字來指出其語義特徵或說明其語源的。這種形態的釋義，我稱之為訓詁義。訓詁義的內涵是比較龐雜的，有語源義、詞彙義、隨文義。

在第二種形態中，開初僅是故訓的彙纂，因而也有許多龐雜的情形，看《爾雅》的一些條例，便可以明白。發展到今天的編詞典，就需要理清一個字或一個詞的意義引申途徑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了。這裡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提煉詞彙義。詞彙義，就是某個詞語作為整個詞彙之海的一個分子所特有的足以和其他詞語區別的意義，詞義可以包括 4 個方面：(1)指稱義，即詞所指之物，它可以

是客觀的，也可以是主觀的，這是詞義最本質的東西；(2)附加義，如詞的色彩，褒貶、愛憎等；(3)潛在義，有些意義，存在某種潛在性，在有的場合是隱含的，到另一些場合會顯示出來，當它處於隱含的情況時，我稱之為潛在義<sup>③</sup>；(4)使用範疇。後面三者，並不是每個詞語都具有的。詞彙義如何提煉？我以為，可以在語源義的指導下、在隨文義的基礎上，來進行提煉。如：《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薦賢一段：“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杜預注：“偏，屬也。”孔穎達疏：“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sup>④</sup>，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廂屬之名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十三經注疏》下/1930 下。本文引書格式，斜杠前為冊數或卷數，斜杠後為頁碼，如有分欄則出以上中下)<sup>⑤</sup>這裡的“偏”實際上是指其副官之子。就語源義來說，“偏”就是非正，孔疏所說是就其語源義而作推闡；就詞彙義來說，“偏”指的是副官；就隨文義來說，此處“偏”實際上指的是副官之子。《左傳》襄公三十年：“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杜預注：“偏，佐也。”(下/2013 中)這就明確地說出其詞彙義。這兩個書證，儘管杜預注使用的語言有所不同，一為“屬也”(此解未必準確)，一為“佐也”，但其詞彙義是相同的，都是“副官”的意思。《漢語大詞典》“偏”字下據此兩條書證分立兩個義項：⑩部屬。⑪輔佐(1/1562)。就是沒有很好地提煉詞彙義。<sup>⑥</sup>這種情況，現代出版的辭典中還大量存在。這是因為這些辭典都是從《康熙字典》、《經籍纂詁》這類故訓彙撰性質的工具書脫胎而來的，對原始狀態的訓詁義缺乏提煉。

在第三種形態中，作者可以自由地多方面來對語詞的各個意義進行考察、研究，在表述方面也可以多樣化。但總以讀者便於尋檢、易於理解為歸依。探索古代出現過而今天已經遺忘的字、詞及

其含義或用法，常見的方法是兩種：(1)探索語源；(2)排比用例。就我所熟悉的先生而言，本師徐復先生側重於探索語源，而蔣禮鴻先生則側重於排比用例。當然，如果一個疑難的詞語，同時從這兩條途徑來考察，能得到同樣的結論，這個考察的結果就比較可靠了。

上面提到的這三種形態，如果都能以“對自然語言的追根溯源的解釋”為指導，那就可以把一個語詞的各個意義作科學的條分縷析了。所以，“訓詁學是對自然語言的追根溯源的解釋”雖然並不是全面的解釋，但卻是抓住其本質特點並將其作現代化轉變的很好的解釋。

既然“訓詁學是對自然語言的追根溯源的解釋”，那麼，訓詁學就是一門基本上沒有意識形態影響的學問。由於一個人的意識形態不至於影響到他的訓詁學研究，所以古今中外的訓詁學研究都會成為這一學科的財富。就學科性質來說，訓詁學不重視傳統意義上的“形而上”的思考，它更多的是技術——方法層面上的學問，而不側重“思想”。有人一聽到“不側重於思想”就不高興，以為是貶低了訓詁學。也有人認為既然“不側重於思想”，這門學問便沒有意義，大可以不談了。這兩個問題我想作一些說明。

要說訓詁學有多少“形而上”的理論思考，恐怕研究過的人都不敢說。當年南京大學匡亞明先生主持編寫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時，有孔穎達一傳，遲遲沒有人接，有人問到我，我也不敢接，今天也不知寫出來沒有。原因何在？就在於對一般的訓詁學家而言，很難在他的訓詁工作中寫出思想來。這個事實，研究實事求是的學問——訓詁學的人，為什麼不能直接面對？

至於“不側重於思想”的學科，便認為沒有意義，我以為是中國現代讀書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世界上的學問，並不是一帶上理論色彩便可以身價百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許多造福於人

類的科學技術，並沒有多少“思想”上的色彩（當然，它有學科本身的理論），但它是最重要的生產力。

訓詁學正是由於這個特點，一旦與信息技術相結合，也必然成為生產力。我的這個展望，也許有人會以為是痴人說夢。但是，研究漢字信息處理的魯川先生對此充滿了信心。

訓詁的對象是什麼？這個問題一句話就可以回答：其對象是古代文獻中的語言。所以陸宗達先生也將訓詁學稱為“文獻語言學”。漢語的古代文獻有多少？大概有 10 萬種。這 10 萬種中，作過第一種形態的訓詁工作的，即使達到數千種，也僅僅是 10 萬種中的數十分之一，而且這數千種，也不是沒有補苴的餘地的。因此，還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訓詁學家。這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還有另一方面，訓詁要解決的是語詞問題。語詞是個比較開放的系統，它和音韻學、文字學有不同。音韻學是個封閉系統，聲母、韻母、聲韻結合的音節，總是有一定的數量的。歷史上的音韻當然有許多難題，但這些難題總有一定的數量，音韻學家可以清楚地指出還有哪些問題未解決（當然，不等於一切未解決的音韻問題都可以解決）。文字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漢字用了形聲的造字法後，文字的創造是相當方便的。但漢字的數量還是有個限制的，超過十萬個的可能性恐怕不存在。古文字學家同樣可以清楚地指出尚有多少文字未能識別（當然，也不等於一切古文字都能識別。有人聲稱他的辦法已可以識別幾乎所有的古文字，我是不能相信的）。但是，誰能指出所有古籍中還有哪些語詞沒解決？沒有，沒有哪個訓詁學家敢說這樣的話。這不是訓詁學家的無能，而是他面對的是個比較開放的系統。當然，我們也不能說詞彙是無限的。台灣學者鄭錦全先生經過對中外部份名著的調查，在中國語言學會第十一屆年會上作了《詞涯八千》的報告，認為一個人、一本書，其詞彙量不會超過八千。但是，訓詁學研究的是歷史上許多書積累的

詞彙(包括字)的語義問題，其數量就是許多個八千了。訓詁學研究對象的開放性問題，要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

現在訓詁學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我以為有兩個重要的問題要解決：一是要研究方法上的可操作性，二是要實現訓詁學的現代轉變，還要使它和信息產業結合起來。

把研究方法上的可操作性作為訓詁學上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有人是不同意的，他們強調要作理論上的思考，認為只有理論上的突破才能全面推進訓詁學的研究。我卻強調以解決問題為指歸。一個疑難詞語，如果用你的理論能很方便地解答，那麼，這種理論是有用的。是否有這樣的理論呢？我想，很難找到。因此，只能在方法上多考慮可操作性。

人類認識世界上未知事物的方法，到目前為止，基本上只有兩個：(1)邏輯的方法，推理的方法；(2)實證的方法，實驗的方法。比如宇宙大爆炸的假說，就是由“紅移”等現象邏輯推導出來的，迄今也沒有辦法用實驗來證明。但在沒有別的更為科學的解釋以前，我們只能承認它。針灸學上的穴位，則完全是來自於實踐，至今人體解剖學這個學科也沒有能證明經絡的存在，但它確實能治病，我們也只能承認它。當然，一個學說，如果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都得到證明，那就更有說服力了。但有時是很困難的。

訓詁學在解決疑難問題時所使用的方法，也仍然是這兩個方法。邏輯的方法，也有兩種：一是歸納法，訓詁上排比用例的方法就屬於這一種；二是演繹法，訓詁上探索語源的方法就是這一種。實證的方法，由於歷史上的語言是無法再現的，所以很難直接使用，最多是用今天的方言(可以看做歷史語言的某種遺存)來作為佐證。這自然得小心，不可牽強。

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是現代訓詁學的名著，這

本書在訓詁的根本方法上有沒有什麼突破呢？實事求是說，沒有。蔣禮鴻先生自己也說：

有些熱情的讀者說我這本東西跳出以前訓詁學家考辨經史的窠臼而另闢境界，我自己多少不大同意這樣的過情之譽。就方法而言，我用的還是顧亭林、錢竹汀以來的那一套，沒有也不能把他們一拳打倒，兩腳踢翻；我不過是把場地轉移一下而已。我所揭橥的“縱的、橫的繫連”，難道我們的前輩沒有運用過嗎？至多在量上有差別而已。而我至今猶感欠缺的還是那種繫連不够充分，有待博雅的讀者教正。<sup>⑦</sup>

這不是自謙，而是科學。試問：人類在認識世界的方法上有多少突破？手段上當然有不少革新，但在根本方法上並沒有突破。那麼，我們怎麼能要求在訓詁學方法上有根本性的突破呢？承認這一點，並不是耻辱，正是表現出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相反，那些動不動就標榜有根本性突破的著作，卻往往有違背科學方法的地方。

在此宏觀認識之下，我們所要探求的，是如何使訓詁方法更有可操作性。這個問題將在以下進行探討。自然，不管這種方法如何有可操作性，每個訓詁問題的解決還是有它的特質的，更不必說它所需要的語料是特定的，所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是千真萬確的。

實現訓詁學的現代轉變，包括使之和信息產業結合起來，這是個更大的題目，有待於這兩個學科的磨合，也有待於兩個學科的學者的交流合作。拙文的最後一部份將討論這個問題。

這兩方面的工作，可以說是當今訓詁學的任務吧。而訓詁學的現代化轉變，是非常宏偉的目的。

綜上所述，從消極方面來說，只要中國文化還存在，只要古籍還有讀的必要，訓詁學便還有工作要做，那它就不可能是一種“夕

陽事業”。從積極方面來說，既然訓詁學可以成為漢字信息化處理的基礎理論，那它就更可能是一種“朝陽事業”。那些認為訓詁學在當今信息時代可以休矣的觀點是不可取的。

但是，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訓詁學必須實現現代化的轉變，也是訓詁學者必須充分注意的問題。

### 三、發生論

如何使得訓詁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那就先要釐清訓詁學是在什麼情形下發生的。我以為，訓詁學首先是根源於漢語言文字的特質，然後是根源於漢語言文字的變遷。

#### (一) 訓詁學與漢語言文字的特質

現代語言學，其基本理論是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將字形排斥在外。傳統的訓詁學，則很重視“形、音、義”三者的結合。這是兩種有對立傾向的看法，哪種看法更符合漢語的實際呢？就漢語而言，我看，中國傳統的看法更加符合漢語的實際。有些人強調和國際接軌，以為憑音義結合的理論便可以研究漢語，恐怕是脫離了漢語的實際。

原因很簡單，因為漢語是以單音節的詞（字）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語言，一種語言中的單音節是相當有限的<sup>⑧</sup>，而用以反映表達對象的詞卻遠比單音節要多，結果便是出現大量的同音詞，為了便於區別意義，同音的詞便用不同的字來書寫，在此同時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發展複音節的詞以便區別，然而複音節的詞也還存在一些同音現象，所以字的別義作用仍然是重大的。這一基本情勢決定了漢語無法走上純粹表音的道路，無法將漢字拉丁化。很小的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姓“羊”的、姓“陽”的、姓“楊”的拉丁化之